

经典风行世界

少年名家名著

少年名家名著

法兰西宝藏



[法]莫里斯·拉布兰/著 吕秋惠/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T 0 4 0 0 0 0 *

少年文学名著丛书



法兰西宝窟

[法] 莫里斯·拉布兰 / 著 吕秋惠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少年名家名著 法兰西宝窟

作 者：〔法〕莫里斯·拉布兰 著 吕秋惠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何 武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新艺印刷照像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63千字

印 张：7

版 次：1998年9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8 000

书 号：ISBN 7-5387-1282-8/I·1237

定 价：66.00元（全六册）本册定价：11.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枪 声	1
第二章	高中生易吉德·波特雷	28
第三章	尸 体	53
第四章	伺机而动	78
第五章	追 踪	105
第六章	历史的秘密	118
第七章	艾乔伊问答	138
第八章	从凯撒到罗宾汉	159
第九章	芝麻，开门	172
第十章	历代法国王室的宝藏	190



第一章 枪声

蕾蒙特好像又听到那种响动，她不由又屏息倾听，虽然深夜里各种轻微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她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那种不寻常的声响，声响究竟来自何方？是从这座城堡的城墙内侧传来的？还是从阴暗的院落深处传来的呢？一时很难断定。

她轻轻站起身，将三楼的窗户推开一半，庭院的草坪和树林在月光下显得安宁而静谧，旧修道院中断裂的圆柱、半毁的拱门、残破的回廊、以及坍塌的祭台，呈现出一幅破败的废墟景象，微风在空间里兀自回旋流转，然后拂过挺立不动的树梢，只有嫩绿的枝叶迎风摇曳。

突然间，蕾蒙特再度听到同样的声响，而且很明显地是从她所居住的三楼左下方传出的，即在城堡西厢房的客厅一带……

虽然她是个勇敢而冷静的少女，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由自主感到丝丝的恐惧。她穿上衣服，又找到了火柴。

“蕾蒙特……蕾蒙特……”

一阵呼吸般微弱的叫声从邻房虚掩的门内传来，她沿着墙壁摸索前进，就在这时候，冷不防堂姐苏珊从自己的房里冲出来，一言不发地扑倒在她的怀里。

“蕾蒙特……是你吗？你有没有听到那声音？”

“嗯……你也没睡吗？”

“我好像是被狗叫声吵醒的……醒来好一阵子了……狗叫声早就停止了，现在是几点钟？”

“大概四点钟吧！”

“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客厅里走动的脚步声！”

“不会有事的，苏珊！伯父不就是睡在那里吗？”

“我是担心父亲会有危险，他就睡在小客厅的隔壁！”

“达巴尔先生的卧室也在那里呀！”

“虽然在同一侧，但是两个房间正好位于两端，他可能听不到。”

两人都犹豫不决，是否要大声呼叫呢？如果喊叫求救，只怕自己的呼叫声会更吓人，而且此刻她们的喉咙像被捏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就在这时，站在走廊窗边的苏珊不经意地望一眼窗外，身体立刻缩瑟发抖，然后竭力抑制住即将脱口而出的叫声，低低说道：“你看！水池边有一个男人。”

果然有一个男人正移动脚步离开水池边，腋下还夹着一捆东西，阴暗中看不清那是什么，可能是那捆东西太重的缘故，使得他步伐有点蹒跚。两人望着那个陌生男子穿过旧教堂附近，朝着小门的方向走去，那扇小门似乎已经开启，因为那名男子走到墙边就没了踪影，而且也没听到小门像往常开启时那样发出轧轧的声响。

“他是从客厅走出来的。”苏珊嗫嗫嚅嚅地说。

“不是的，如果他爬下楼梯，从走廊出来，应该是在左边，

但是他……”

同样的想法使两个人都呆住了，从窗口望出去，发现建筑物的正面搭着一把梯子，一直通到二楼，朦胧的月光照在露台上，有一团黑影在慢慢移动，两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另一个腋下同样夹着某种东西的男人，正跨过露台的栏杆，沿着梯子爬下来，然后沿着一条路径逃走。

苏珊由于惊恐过度，全身瘫软地跪在地上，喃喃自语道：“赶快叫人来！快叫人来帮忙！”

“叫谁来呢？难道叫伯父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其他歹徒一定会立刻袭击伯父。”“可以叫佣人来呀！你的呼铃不是直接通到佣人住的四楼吗？”

“对呀！我怎么给忘了，希望佣人能快些赶来！”雷蒙特用力拉了拉床边的叫人铃，楼上立刻铃声大作，楼下的人可能也听到了。

两人心神不宁地等候着，四周的寂静更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此时稍有风吹草动都会使她们再度惊跳。

“我好怕！我好怕！”苏珊反复地喃喃自语。

蓦然，从她们所住的楼下传来了格斗声、嚷叫声，以及家具倾倒的声响，立即又转为令人悚然的呻吟声，间或夹杂着似乎颈部被扼住的男人的喘气声。

雷蒙特立刻跑向房门，苏珊惊慌地抓住她的手臂。

“不！你不能撇下我一个人，我很害怕。”

雷蒙特奋力甩开苏珊的手，迅速跑走廊，不久，苏珊也一面哭叫着一面跌跌撞撞地追出来。雷蒙特冲到楼梯口，一口

气奔下阶梯，直到客厅的大门前才停下脚步，她僵硬而愕然地站在那里，随后赶到的苏珊则被意想不到的景象吓得瘫倒在地。因为在前方大约三步距离之处，站着一名手持烛台的男子，烛光照耀着两位少女的脸，那名男子注视了她们一会儿，便移开视线，以镇定的姿态俯身拾起落在地上的鸭舌帽、一张纸片和两根稻草，并且从容不迫地清除地毯上的痕迹，然后走近阳台，随即又回过头来，很有礼貌地向两位少女致意后便迅速离去了。

苏珊恍如大梦初醒般立刻奔入位于薛布尔伯爵和客厅间的起居室，当她站在起居室门口时，又被眼前可怕的情景惊得全身颤抖，凭借一丝月光，看到地板上赫然躺着两个人。

“啊！父亲……父亲……你没有事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珊看清倒在地上的其中一人正是自己的父亲时，扑上前去大声哭叫起来。

过了一会儿，薛布尔伯爵挪动着身体，声音微弱地说：“不要紧的，我并未受伤，达巴尔怎么样了？他还有气吗？短刀！那把短刀呢？”

这时，两名佣人持着蜡烛赶来，雷蒙特迅速跑到另一个人身边，果然正是薛布尔伯爵的私人秘书强·达巴尔，他的脸色惨白，已经气若游丝了。

雷蒙特立刻折回客厅，从钉在墙壁的武器架上取下那支装满了子弹的猎枪，跑到阳台上，她推算那名行踪可疑的男子走下第一阶楼梯也不过是五六秒钟以前的事，因此一定还走不远，何况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他更得小心翼翼地走下阶梯，必然会耽搁时间。果然，她发现那名男子正沿着旧修道院的遗迹向

前行，她举起猎枪，镇定地瞄准，然后开枪，那名男子应声倒地。

“打中了！他跑不掉了！去抓他回来！”一名佣人大声叫着。

“不行！比克多尔，你看他又站起来了，你下楼去先绕到门边，堵住他惟一的出口。”

比克多尔急忙下楼，在他还未跑到庭院时，那名中枪的男子走了几步又倒在地上，蕾蒙特对另一名佣人说：“亚贝尔！那个人就在拱门那边，你看到了吧！”

“我看到了，他在草坪上爬着，大概不久就会爬不动了。”

“你在这里监视！”

“他一定逃不掉了！右边是废墟，再过去就是视野宽阔的草坪。”

“比克多尔守在左边小门！”她命令着又再度举起猎枪。

“小姐！你不必下去了。”

“不要紧的，我过去看看！”她以急躁的语气接着说，“放开我！猎枪里还有一颗子弹，只要他稍微轻举妄动，我就……”

她边说边冲出去，片刻后，亚贝尔看到她朝着废墟方向跑去，于是急忙探出窗口大声叫着：“那个人已经爬进拱门后面，我看不到他的身影，小姐！你要当心呀！”

蕾蒙特为了彻底切断对方的退路，便绕着旧修道院迂回而进，片刻，连她的身影也看不见了。过了几分钟后，四周还是毫无动静，亚贝尔开始担心小姐的安危，于是他一面保持警戒，一面接近梯子，很快他就跑下了梯子，直奔拱门边，在距离拱门大约三十步时，遇见了比克多尔和蕾蒙特。

“怎么回事？”亚贝尔问。

“我找遍了四周，就是没发现他！”比克多尔回答。

“那道门附近一带呢？”

“我刚刚才到这里。喏！这是门的钥匙！”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

“嗯！谅他也跑不掉，不出十分钟，一定能抓到那名强盗！”

被枪声惊醒的佃农和他的儿子也朝农场的方向赶来，农场的房舍虽然位于伯爵住处很远的右侧，但也建在环绕城堡的石墙内，据佃农说沿路并未遇见任何人。

“畜牲！真奇怪，”亚贝尔咒骂着说，“他不可能逃出废墟……或许是躲在某个洞内，只要仔细寻找一定可以找到的。”

于是众人分头搜寻，从树丛到缠绕在圆柱上的蔓藤底下，以及修道院的四周都被仔细搜查了，却仍一无所获，惟一的收获是在那名男子中枪倒下的地方留下了一顶驾驶员常戴的鼠灰色皮制鸭舌帽。

上午六点钟，乌比尔·拉·利比艾尔的士兵队接到报案后，立刻将案件的概况转报杰普的刑事局，并且说明已发现犯人使用的帽子及短刀，相信不久必能将嫌疑犯逮捕归案。然后办案人员便向现场出发。大约十点钟，两辆汽车从通往城堡的平坦斜坡上驶下来，其中一辆坐着代理检察官、初审推事及书记，另一辆小车里坐着《路安新闻》及巴黎某大报社的两位年轻记者。

车子逐渐接近城堡，这座城堡原是安布琉梅吉修道院院长的住宅，一度由于革命动乱而遭破坏，直到二十年前再度整修后，才成为薛布尔伯爵的宅邸。城堡的主楼坚固高耸，前面挂



着时钟，两边各有庭院，每侧的庭院都有一道石造的回旋式楼梯，由此眺望过庭院上的石墙和诺曼第特有的高大沙丘，可以看见圣玛格丽特和巴兰吉比尔两村落间的蓝色水平线。

薛布尔伯爵和他美丽而纤弱的女儿苏珊及侄女蕾蒙特住在城堡内。蕾蒙特是在两年前父母双亡后才搬到这里的，堡中的生活平静而有规律，经常还可看到附近贫苦的人儿到城堡里拜访参观。夏天时，伯爵几乎每天带着两位少女前往热闹的杰普海水浴场。伯爵的身材修长，神情严肃，头发斑白，在秘书达巴尔的协助下，亲自掌管全部财产，监管所有的房地产，是个富甲一方的人物。

到达城堡后，初审推事首先听取了士兵伍长柯比伦的报告，报告内容和报案时几乎完全一样，还未发现凶犯，但是庭院的出口已被全部封锁，即使插翅也难飞离。

一行人经过一楼的客厅和饭厅来到二楼，二楼的客厅业已收拾得很干净，每样家具和古董都放回原位，而且排列得很整齐。两边的墙上悬着饰有人物图案的法兰特福壁毯，室内由木板精雕的墙上则挂着四幅鲁宾斯的杰作，分别镶在古色古香的画框里，画中是描绘各种神话故事的情景。这四幅油画和那两块法兰特福产的壁毯都是薛布尔伯爵的叔叔——西班牙大公德·波巴亚侯爵的遗产。

初审推事首先提出他的论点说：“或许凶犯的目的只是窃取财物，但整个客厅看起来又完好如初，丝毫没有遭到破坏的迹象！”

“是吗？”代理检察官颇不以为然地说。这位代理检察官平时沉默寡言，而每次开口则必是和推事持相反意见。

“如果凶犯志在窃取财物，那么最先下手的必定是这四幅油画和两块壁毯。”

“或许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下手吧！”

“我认为我们调查的重点应该在这方面！”

正说着时，薛布尔伯爵随同医生走进客厅，伯爵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也是遭受过攻袭的被害人，他亲切地和众人寒暄后，便打开了起居室的门。

从昨晚案件发生以后，除了医生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间起居室。起居室的情况和客厅的井然有序完全不同，显得

杂乱无章，两张椅子倾倒，一张桌子损毁，地板上散落着一个旅行钟、一个文件夹、一本文库本，以及许多零碎物品。一些散落在地板上的纸片上还沾着血迹。

医生掀开盖尸布，强·达巴尔穿着他生前最喜爱的天鹅绒衣服仰面躺着，脚上穿着钉了马口铁的靴子，一只手压在身体下面，从敞开的衬衫领口可以看到胸膛上有一个洞穿的伤口。

“他是当场死亡的……”医生说，“似乎是被短刀一刀毙命的。”

“是在客厅壁炉架上和鸭舌帽放在一起的那把短刀吗？”法官问。

“是的！”薛布尔伯爵说，“短刀就掉在这里，现在放在客厅的武器架上，我侄女蕾蒙特使用的猎枪也是从那里拿下来的，至于那顶驾驶员常戴的鸭舌帽想必就是凶手所戴的。”

费悠鲁推事继续调查了室内的情况，又问了医生几个问题，同时要薛布尔伯爵将当时的情形予以详细说明，以下就是薛布尔伯爵所叙述的内容：

“朦朦胧胧中我被强·达巴尔叫醒，在此之前我曾经数次醒来，每一次都仿佛听到脚步声，但我并未特别留意，直到真正睁开双眼，发现强·达巴尔手上拿着蜡烛站在我的床边，身上就是穿着现在他所穿的这套衣服，大概是晚上他工作到深夜的缘故吧！他的神情似乎很激动，他以压低的声音说：‘客厅里有人！’我仔细倾听，果然如此，于是我起身下床，轻轻地打开起居室的门向外张望，冷不防一名男子从客厅用力推开起居室的门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朝我迎面一击，我当场就昏了过去，很

抱歉！我只能叙述到此，因为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事。”

薛布尔伯爵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当我醒过来时，达巴尔已经倒在地板上了。”

“没有人目击凶手行凶的情形吗？”

“没有！”

“你是否曾与人结怨？”

“这我不太清楚！”

“那么达巴尔有没有仇家？”

“达巴尔？他根本不可能和人结怨，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二十年来，强·达巴尔不仅是我的秘书，更是我的知己，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

“但现在发生了这种悲剧，其中必有缘故吧？”

“会有什么特殊原因？凶手的动机只是偷窃而已！”

“那么请问你丢失了什么财物呢？”

“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既然如此，你怎能肯定前面的说法？”

“虽然并未丢失任何贵重的财物，但可以肯定他们一定带走了某种东西。”

“哦！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我女儿和侄女说的，她们确实看到两名男子先后走出庭院，而且都带着一大包东西！”

“她们会不会因为……”

“你是说她们看到的是梦中的情景？不瞒你说，我原先也这么认为，因为今天早上我查点了城堡里较贵重的物品，并没有

发现任何损失。我看不如你亲自问她们吧！这样也可能证实我的说法。”

于是两位少女被叫到客厅，苏珊的脸色苍白，似乎余悸犹存，蕾蒙特则神采奕奕，显得十分镇定，两人将昨夜所看见的事及自己采取的行动原原本本加以说明。

“小姐，你们所描述的情景确实是实际发生的吗？”

“是的！我们看到走过庭院的两名男子确实是夹着某种东西。”

“那么第三个男子呢？”

“他就站在这里向我们行礼然后离去的！”

“他有什么较明显的特征吗？”

“由于烛火不断晃动，我们一时之间也看不太清楚，但我还是可以分辨出他的身材高大魁梧。”

“小姐！你也这么认为吗？”推事征询苏珊的意见。

“是的，但有点不同，”苏珊想了一下回答说，“我觉得是个中等身材，略显瘦削的男子。”

费悠鲁推事的脸上浮出一丝微笑，似乎他早就习惯证人们对于同样的人或意见和视觉都会有差异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方面要搜寻最后离开客厅的那个子既高大又矮小，身材既魁梧又瘦削的男子；另一方面还要追查出现在庭院的两名男子，他们从客厅里取走了某种东西，但事实上客厅里的物品毫无短缺，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费悠鲁推事不仅是一位善于嘲讽的人，同时只要他有意博取众人的好评，便不会放弃任何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即使是

现在，他也跃跃欲试想表现一下，因为此时客厅里除了两位新闻记者外，佃农和他的儿子、园丁夫妇及城堡里的其他佣人都赶来了，还有两位从杰普来的驾驶员。

“我认为对于那第三名男子突然失踪的原因，我们的看法必须协调一致。小姐，你是用这支枪由这个窗口发射的吗？”

“是的！当时对方正朝修道院左边的荆棘丛跑去！”

“你开枪命中后他又一次爬起来，是不是？”

“虽然他再度爬起来但只是挺起上半身，我立刻叫比克多尔去守住墙边的门，要亚贝尔留在这里监视，我自己也随后下楼了。”

这时亚贝尔也描述了自己所见到的情景，推事听完后下结论道：“根据你的说法，那名男子受了枪伤后，左边有你的同伴守住门，不可能逃走，却又不曾看到他右边越过草坪逃逸，因此目前他应该是躲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这片面积狭小的范围内。”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小姐！你认为呢？”

“我的看法一样！”

“我也一样！”比克多尔也表示赞同。

代理检察官以嘲笑的口吻大声说：“如果说凶手躲藏在这片狭小的范围内，为何搜索了四个多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呢？”

“或许是幸运之神帮助他吧！”

费悠鲁推事从壁炉架上拿起那顶皮制鸭舌帽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士兵伍长说：“伍长！立刻派你的一名部下前往杰普的美格雷帽子店，询问店主美格雷先生是否记得将这顶帽子卖给了

什么样的人？”

代理检察官所说的搜查范围，是指城堡右边的草坪到左边的石墙，以及城堡另一边的石墙所围成的一片空间，范围大约是边长一百公尺的四边形，地面上散落一些中世纪安布琉梅吉修道院的断垣残壁。

搜查片刻后，在被践踏过的草丛中发现了两处凝结的黑色血迹，似乎是凶手逃走时所滴落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令人不解的是凶手受伤之余，怎能逃过蕾蒙特、比克多尔和亚贝尔的视线呢？佣人们和士兵又尝试找其他地方，翻动了几块墓石的底部，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放弃了搜寻。

初审推事要保管钥匙的园丁打开旧教堂的门。这间旧教堂历经长久的岁月和革命的动乱后仍是完美如初，仿佛一块被妥善保护的美玉般毫不受损；回廊上仍保留精制的雕刻及为数不少的小雕像，建筑形式为诺曼第哥德式，教堂的内部非常简朴，除了大理石的祭坛外，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物，也缺乏可供躲藏的地方和隐蔽物。

搜索的范围又扩大到废墟石墙边门一带，边门外面是城堡的建筑工地和现在已经成为废坑的采石场，还有树林间的洼道。费悠鲁推事踮起脚尖往外看，发现在沙石道路上留有轮胎辗过的痕迹，如果轮胎痕迹是昨夜就留下的，那么蕾蒙特和比克多尔在听到枪声后，应该会听到汽车发动的引擎声。

“或许凶手受伤后已经和两名同犯会合了！”初审推事说。

“不可能的！”比克多尔插嘴说，“因为我在蕾蒙特小姐和亚贝尔还能看到对方的身影时，就已经来到此处守住了出口。”